

五 他的疆界

野孩爱城市，也爱幽静，他多少有些逸兴闲情。眷恋都邑如弗斯克斯①，眷恋山林如弗拉克斯②。

①弗斯克斯（Fuscus），贺拉斯作品中之人物。

②弗拉克斯（Fuscus），一世纪拉丁诗人。

边走边想，就是说，信步游荡，那是哲人消遣时光的好办法，尤其在环绕某些大城市——特别是巴黎——的那种相当丑陋怪诞、并由这两种景物合成的乡村里更是如此。观赏城郊，有如观赏两栖动物。树木的尽头，屋顶的开始，野草的尽头，石块路面的开始，犁迹的尽头，店铺的开始，车辙的尽头，欲望的开始，天籁的尽头，人声的开始，因此特别能令人兴趣盎然。

因此，富于冥想的人爱在那些缺少诱惑力、从来就被过路人视作“凄凉”的地方，带着漫无目的的神情徘徊观望。

写这几行字的人从前就常在巴黎四郊盘桓，今天对他来说，那也还是深切回忆的源泉。那些浅草，多石的小路，白垩，粘土，石灰渣，索然寡味的荒地和休耕地，在洼地上突然出现的由菜农培植的尝鲜蔬菜，这一自然界和资产阶级的结合现象，荒凉寥廓的林野，在那里军营里的鼓手们，仿佛以训练为儿戏，把战鼓敲得一片乱响，白天的旷野，黑夜的凶地，临风摇摆的风车，工地上的轱辘，坟场角上的酒店，被深色高墙纵横截划为若干方块的大片荒地上的奇情异景，阳光明媚，蝴蝶万千，凡此种种都吸引着他。

世上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下面这些奇怪的地方：冰窖、古内特、格勒内尔那道弹痕累累难看墙、巴纳斯山、豺狼坑、马恩河畔的奥比埃镇、蒙苏里、伊索瓦尔坟，还有石料采尽后用来养菌、地上还有一道朽了的活板门的沙迪翁磐石。罗马附近的乡村是一种概念，巴黎附近的郊区又是另一种概念，我们对视野中的景物，如果只看见田野、房屋或树木，那就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，所有一切形形色色的事物都代表着上帝的意旨。原野和城市交接的地方总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意味，沁人心脾。在那里，自然界和人类同时在你面前活动。地方的特色也在那些地方呈现出来了。

我们四郊附近的那些荒野，可以称为巴黎的晕珥，凡是和我们一样曾在那里游荡过的人，都瞥见过这儿那儿，在最偏僻的处所，最料想不到的时刻，或在一个阴惨的墙角里，一些吵吵闹闹、三五成群、面黄肌瘦、满身尘土、衣服破烂、蓬头散发的孩子，他们戴着矢车菊的花圈在作掷钱游戏①。那些全是从贫苦人家溜出来的小孩。城外的林荫路是他们呼吸的地方，郊野是他们的天地。他们永远在那些地方虚度光阴。他们天真烂漫地唱着成套的下流歌曲。他们待在那些地方，应当说，他们在那些地方生存，不被大家注意，在五月或六月的和煦阳光下，大家在地上一个小洞周围跪着，弯着大拇指打弹子，争夺一两文钱的胜负，没有什么责任感，逍遥自在，没人管束，心情欢快；他们一见到你，忽又想起他们是有正当职业的，并且得解决生活，于是跑来找你买一只爬满金龟子的旧毛袜或是一束丁香。碰到那种怪孩子也是巴黎郊外一种饶有趣味的乐事，同时也使人感到心寒。

①一种游戏。在地上画圈，把钱币放在里面，用另一枚钱币把它打出圈外。

有时，在那一堆堆男孩中也有一些女孩——是他们的姐妹吗？——她们已几乎是大姑娘了，瘦，浮躁，两手焦黑，脸上有雀斑，头上插着黑麦穗子和虞美人，快乐，粗野，赤脚。有些待在麦田里吃樱桃。人们在夜间听到她们的笑声。这一群群被中午的骄阳晒到火热、或又依稀隐显在暮色中的孩子，常使富于遐想的人黯然神伤，久久不能忘怀，梦中也还受到那些幻象的萦扰。

巴黎，中心，郊区，圆周，那便是那些孩子的整个世界。他们从来不越过那个范围。他们不能超出巴黎的大气层，正如游鱼不能离开水面。对他们来说，远离城门两法里以外，什

么都没有。伊夫里、让第以、阿格伊、贝尔维尔、欧贝维利埃、梅尼孟丹、舒瓦齐勒罗瓦、比扬古、默东、伊西、凡沃尔、塞夫勒、普托、讷伊、让纳维利埃、科隆布、罗曼维尔、沙图、阿涅尔、布吉瓦尔、楠泰尔、安吉、努瓦西勒塞克、诺让、古尔内、德朗西、哥乃斯，
①那便是宇宙的尽头了。

①这些都是巴黎近郊的地名。

youth整理校对



[返回上页](#)